

第一章 基情四射的保健室

下課鐘聲一響，學生們紛紛吵鬧起來，討論放學該去哪玩、寒假要不要辦班遊。坐在角落的茶色頭髮女孩沒有加入同學們的話題，而是迅速打開書包，將桌上的課本、抽屜裡的單字本、筆記本、教科書通通掃進書包，拉上拉鍊，往肩上一甩，一手拎著圓鼓鼓的便當袋子，另一手拿起喝到一半的草莓優酪乳，轉身就走。

「欸，茜熙，妳衝這麼快要去哪？等一下社團要集合，我們要一起練習打鼓啊！」同學叫住她。

「偶要企保健室！」夏茜熙嘴裡咬著吸管含糊地說，人已經衝出教室，快得跟陣風似的。

許多高中的學生陸陸續續離開校園，校門口停了一輛輛的汽、機車，離學期末休業式只剩一週，代表期末考也快到了，學生全都在囁囁喳喳猜測考題，走廊上熱鬧無比。

夏茜熙離開教室後往合作社衝去，迅速買下全部的草莓優酪乳，三步併作兩步快速爬上四樓，邊吸著 350c.c. 的優酪乳，同時她的身後響起雜沓的腳步聲，聽聲音似乎和她是同個方向。

每逢下課和放學時間，四樓的保健室總是特別熱鬧，不論是幾年級的女學生，都會三五成群聚集在保健室外，只為了請人替自己解答戀愛問題。

T 校的保健室和其他學校的保健室功能相同，若學生有任何身體上的病痛皆可前來尋求幫助，此外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保健室內有位戀愛達人，除了會處理生理上的疑難雜症，替學生們的戀愛解惑，而且還是個年輕又帥氣的醫師，吸引無數女學生的欣賞。

「咦？門口掛了請勿打擾的牌子，那我們先去樓下合作社買飲料解渴，等一下再上樓看老師回來了沒。」

經過幾名女學生身邊，夏茜熙聽見她們的談話，但已經快抵達保健室的她沒有放緩腳步，而是直接走到保健室門外。

真的不在啊？

「老師？」夏茜熙不忘先禮貌性的敲敲門，然後推門，探入半個身體—裡面傳來些許談話聲，她不知道是誰在講話，不過聽聲音是兩個男性。

「你舒服嗎？」

說這話的男子聲音很輕柔，很好聽，帶著一股輕快的語調。夏茜熙認得這個聲音，是保健室老師—疾音，學生通常直接稱呼他為音老師。

「……啥？」另一名男子的應答慢了半拍。

老師明明就在啊！但他好像在忙，她等等再來。

夏茜熙正欲離開時，聽見他們一句接一句的說著。

「這樣呢？」

「很癢啦，你把我叫來，就是要我坐在床上都不能動」火氣十足的聲音指責著某人。

「不然，你還期待我對你做什麼呢？」略微上揚的輕笑聲聽起來十分愉悅，「真

的一丁點感覺都沒有嗎？」

「有有有有！你的手再壓著我的大腿，我就會忍不住想踹飛你！別再廢話啦，我的書包還放在教室，要玩等一下再玩。」

壓大腿、玩？他們在說什麼？儘管偷聽別人說話不太好，但夏茜熙仍忍不住躡手躡腳鑽進去，悄悄地關上門。

剛轉身，餘光就瞥見左邊未拉好的簾子內，兩個大男人就在那狹小的空間，面對面注視著對方，紅髮男子坐在床上，雙手放在身體兩側，表情十分不耐煩，而金髮男子雙手撐於紅髮男子的大腿兩側，身體重心向前傾，額頭貼在對方的肩窩，緩慢而輕柔地蹭動。

「怪了，我對你這麼做，你應該要露出害羞的表情呀！」金髮男子微微揚起臉笑著，一手輕壓紅髮男子因緊張而繃緊的雙腿。「放輕鬆啦！」

夏茜熙微張雙唇，原本咬在嘴裡的吸管鬆開，手裡的優酪乳瓶子咚一聲掉在地上。

「你……」正想開口，聽見異響的紅髮男子擰起雙眉，銳利的目光掃向聲音的源頭，剛剛太專注在聊天，何時有人走進來都沒聽到。

眼前所見的女孩淡茶色短髮齊肩，髮絲凌亂，有幾根比較短的隨意亂翹，汗水濡濕了臉頰和額頭，肩上和手中各有一個好大的袋子，裡面不知道裝了什麼，圓鼓鼓的，一副要遠行的樣子。

即使飲料掉在地上，她的右手仍維持拿杯的姿勢，雙唇微張，圓瞪的雙眼直勾勾盯著他們，顯得又傻又可愛。

同時呆掉的，還有後面那群人。

「看、看什麼看，妳們不會迴避嗎」穿著校服的紅髮男子臉瞬間漲紅，立即回神，順勢跳下床，金髮男子早已退開。

妳們？夏茜熙轉頭一看，這才發現身後也有幾顆頭從外面探進來，每個女學生的目光都發直，顯然也被方才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

「對、對不起！」一名女學生被紅髮男子厲聲一吼，把來這邊諮詢戀愛問題的事拋到腦後，畏縮地逃離。

「老師，我什麼都沒看到，你你你們可以繼續！」另一名女學生一接觸到金髮男子的目光，也害羞地調頭離開。

「哇喔，超勁爆的啦！我就說音老師和言同學很親近。」

「嗚嗚嗚嗚嗚，原來學校流傳的那些都是真的！」

「別難過啦，這樣很好啊，男人的友情是基情的開始。我還看過音老師替言同學擦嘴，還有啊……」

女學生們嘰嘰喳喳地離開保健室，不到一分鐘就只剩下夏茜熙一人。

「其他人都走了，妳怎麼還不走？」聽完那群女學生亂七八糟的遐想，言荊火大到不行，拔高音量，瞪著站在入口處的夏茜熙。

自從去年暑假過後，新來一位代理校醫以及轉學生言荊，學校就變得很熱鬧，許多女學生知道新來的代理校醫長得很帥，時常跑到保健室報到，後來開始有人瘋傳，疾音不僅會幫人療傷，還對戀愛有特別的見解。

疾音每次說出口的看法、分析都鞭辟入裡，直接戳中女學生的心，有時候只要開口說一句話，他馬上能猜出她們的煩惱，適時給予建言，讓許多女學生一到下課或放學就往保健室衝，只為了獲得疾音的愛情箴言。

至於言荊，夏茜熙覺得她和他根本是冤家一在體育課鬥嘴吵熟的。

「言荊同學，保健室也算半個公共場所，我幹麼要迴避！」

夏茜熙的臉依然紅通通的，方才的畫面令人覺得難為情，她曖昧地瞄了瞄言荊，嘟囔道：「唔，所謂的肩蹭原來是這麼回事啊……你們真的有『基情』？」

「啊，真是的，肩蹭、基情是什麼鬼，別誤會！」言荊一臉煩躁地撥弄微捲的紅髮，瞪向疾音，「你到底是從哪裡學來的？何南星那裡嗎？」

疾音揚起了嘴角，傾身在言荊耳畔悄聲低語，「今天看到一對男女朋友做的，覺得很特別，就對我的好基友試試看囉！」說罷挺直身子，理了理身上的白袍，轉頭問道：「男朋友喜歡今天便當的菜色嗎？」

「啊，不、不喜歡……」話題轉回自己身上，夏茜熙沮喪地抿起嘴唇，「我來找你就是這個原因，做了男朋友喜歡的菜色，但他吃沒幾口就不吃了，剛開始在一起時，我們都會上頂樓吃飯，現在兩人相處不到十五分鐘，他就以要跟同學去打籃球的理由把我扔在頂樓。」

把簾子繫好的疾音走到她面前，彎腰拾起已經喝完的草莓優酪乳，「還有嗎？這個。」

「有啊有啊，合作社的草莓優酪乳幾乎被我搜刮一空了！」夏茜熙忙不迭地甩下書包，把裡頭的草莓優酪乳往桌上倒，數量多到快形成山丘狀，普通的女孩子根本提不動這麼多優酪乳。

疾音坐下，向後靠著椅背，從口袋抽出兩張鈔票，「喏，剩下的當跑腿費，不能讓學生破費。」

夏茜熙把錢收好，拿著水壺找飲水機裝水，再一口氣灌下，抹抹嘴巴發出滿足的嘆息。

「妳是多渴啊」言荊盤腿坐回床上，這女孩居然一口氣喝光 1000c.c 的水，剛才是跑得多辛苦？

夏茜熙看了離自己有些距離的言荊一眼，當作沒聽到，懶得給回應。自從認識言荊後，她已對他的恐女症習以為常，反正彼此間的互動除了鬥嘴就沒別的。

她拉了張椅子坐在疾音的對面，繼續說：「音老師，我覺得我做的還算能吃，為什麼他只吃幾口就不吃了？還是說你們男生的口味比較不同？你幫我瞧瞧。」邊說著，她從便當袋裡拿出四層便當盒，依序打開。

今日做的中餐是壽司醋飯，有燒肉海苔、泡菜、豆皮蔬菜、鮭魚、草莓等等，有些壽司裝飾成微笑、熊貓等可愛的圖形，不論是口味還是圖案都很多樣化。

疾音拿起一瓶草莓優酪乳，迫不及待地打開瓶口，放入吸管一口接一口喝著。

「一個月前，我看妳對戀愛還興趣缺缺，都是陪同學來諮詢，現在看妳三天兩頭跑來我這，挺意外的。」他對著辦公桌上的鏡子整理自己的頭髮，把左額際碎髮往上梳，邊和她閒聊著。

疾音對夏茜熙的印象很深刻，那時候她的同學拚命問問題，而她則默默地坐在一邊滑手機和發呆，當時為了瞭解諮詢者的心靈狀態，他動用讀心功能，也一併讀到她的心思。

好無聊，問題這麼多，乾脆直接分手就好啦，戀愛真麻煩！

原本疾音以為夏茜熙不會有機會向他詢問戀愛方面的問題，然而事隔一週後，夏茜熙交了男朋友，聽說對方是籃球校隊的隊員、聽說對方主動約她到籃球場向她告白、聽說兩人共度了美好的聖誕節。

在聖誕節後，熱度漸漸下滑，籃球校隊比賽使男方忙碌起來，兩人一起出去玩、相處的機會變少了，即使夏茜熙主動去籃球場或社辦找人，男方不是剛好不在就是在忙。

這些都是他觀察到的。

「音老師，你別取笑我了。」夏茜熙嘆了口氣，抓起一個泡菜壽司扔入嘴巴，「我真的覺得味道還可以呀！聖誕節過後，我們很久沒一起出去了，我知道他忙，所以盡量不去吵他，可是這幾天再去找他時，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覺得兩人之間有隔閡……」

言荊慢慢走過來，站在疾音身後探頭探腦，想看便當盒裡面的壽司究竟是有多難吃，男朋友才會不想吃。

「我教妳個方法，分手再去找新對象就好啦，幹麼糾結在這？如果是我，就直接把壽司打在他臉上。」

疾音拿了一塊壽司，轉身塞進言荊的口中，壓住他的唇讓他閉嘴，接著捏起一塊草莓口味的壽司放入嘴裡。

「妳說他很安靜，幾乎沒什麼話，有時候也很冷淡。」疾音慢條斯理地說，嗓音有些低沉，但給人一種安心的感覺，「首先，你們必須有共同話題，沒有共同話題哪聊的起來，再者，雙方生活必須要有交集，兩個生活習性不同的人感情怎麼可能長久？」

言荊撇撇嘴，不以為然。以好友白淵與何南星這對情侶來說，男方是外星人，為了身為人類的女方乾脆愛相隨到地球定居，即便生活習性、文化不同，仍舊每天恩恩愛愛，天天都是情人節。

疾音面不改色地說：「產品有生命週期，戀愛也有生命週期，若那人不是妳的真命天子，做再多都是多此一舉、浪費時間。」同時也注意到她的臉色越來越僵硬。夏茜熙握緊雙手，反覆吐息多次，抬起眼探求他的意思，「所以，他是感情淡了嗎？」

疾音蹣起腿，不經意地彎起唇角，「妳自己的感覺最清楚不是嗎？」感情這種事，只有當事人明白。

夏茜熙吞嚥口水，自我安慰著，「我想……他只是這段時間太累而已。」所以才冷落自己，她得要更努力才行。

聽見她這麼說，疾音挑起眉宇，忍不住笑了，「夏茜熙，有時候情侶之間產生隔閡，並不是外在因素影響，也有可能是個人因素。」

可惜夏茜熙根本沒把疾音的話聽進去，「也許感情真的淡了沒錯，但我覺得是兩人太久沒見面，不努力看看怎麼知道呢！總之，我會繼續加油，讓感情恢復成以前那樣的。」

她說完起身，想把便當盒蓋子蓋回去時，疾音嚼著草莓壽司，手擋在便當盒上，「他沒什麼吃，剩下的妳也吃不完，我幫妳吃掉吧，便當盒我會洗，明天放學找我拿。」

「音老師，很好吃對不對？」夏茜熙笑得很開心，兩頰的梨渦清晰顯現出來，明明是苦著臉進來，也沒有得到安慰的話，卻開心的離開。

疾音一雙黑眸直勾勾望著站在辦公桌前的夏茜熙，黑色眼眸浮現一層淡淡的白光，夏茜熙壓根未察覺。

他沉默地聽著她內心的打算—

下次改煮黑糯米好了，有滋補健身的功用，打籃球需要補充體力，綠色蔬菜再多一些，湯要煮什麼呢？冬瓜排骨湯嗎？可是家裡沒有冬瓜了，晚點回家再買。啊，今天是社團活動最後一天，打電話給他問問社團結束要不要一起回家。

肩膀和脖子夾著手機邊等待通話，邊收書包，夏茜熙背起大包小包向坐在位子上的疾音道再見，「謝謝老師的意見，我先去社團囉，今天有大鼓驗收測驗，明天見。」

疾音溫柔地笑著揮揮手，直到門叩的一聲關上，確定腳步聲漸漸變小，他才捏起一塊微笑裝飾的杏桃梅子壽司放入口中，皺起眉頭。

草莓的都吃完了，其他口味看起來雖然不錯，也能感受出認真製作的心情，可惜不符合他的口味。

地球人比較容易在愛情方面鬼打牆嗎？明明都拿熱臉貼對方的冷屁股了，何必一個勁兒付出額外的心力？

「真是個可愛的傻子，那個男生有夠笨的，有這麼好的女朋友替自己做午餐，居然還冷落她，究竟是什麼原因呢……」疾音把便當盒推向言荊的方向，「我們分著吃掉吧。」

言荊懷疑地打量疾音，「這雖然不難吃，但明明不符合我們的口味，為什麼要全部吃掉？」

「這麼用心做的便當，那個男生不領情，我們就接受，別讓認真的女孩難過嘛。」

「你當我是瞎子嗎？以前其他女學生諮詢時，你都用很溫柔的聲音含糊表達意見，盡力做到不傷害女性，可是這次你卻隱約透露出希望他們分手的念頭，儘管你有提出中肯的建言，可是你的眼神根本就不認同，現在又想把便當吃掉。」言荊想不通為何疾音嘴巴上說的和行為上做的是兩回事。

疾音並不意外言荊的敏銳。他雙手交握，托著下巴，「我從她身上看到『用心和認真』，不覺得她和其他女學生不一樣嗎？除了會做便當之外，真正讓我好奇的是為什麼夏茜熙可以如此不求回報的付出？」

「噴，看你戀愛顧問做得有聲有色，我還以為你都摸清楚人類的心理了，原來也有你不知道的，直接用讀心術解決不就得了？」言荊一個旋身，坐上辦公桌，反

正現在沒有外人在場，不怕被別人看見學生坐在老師的辦公桌上。

「任何事情若一開始就知道，就不好玩囉！」慢慢抽絲剝繭，透過觀察瞭解真相才是樂趣所在。

草莓優酪乳的味道不錯，可惜賣完了暫時不會進貨，因為之後就要放寒假了，合作社也休息，等到開學才會進貨。

疾音打開冰箱，拿起平時常喝的鋁箔包草莓牛奶，走到櫃台結帳。

隊伍前方傳來男孩子的聲音，疾音抬頭望去，只見四個穿著籃球球衣的男孩們人手一瓶水，其中一名黑髮男孩長得不高卻很結實。

他認得他，是夏茜熙的男朋友。

「喂，最近跟女朋友處得好嗎？她今天找你找得很勤耶，真好，黏踢踢。」

「就是，每天都做愛心便當給你，我都要自己去買。」

「你們那麼羨慕就去交一個啊！誰稀罕。」黑髮男孩面色尷尬的吼道。

眾人卻以為他是在害羞，調侃的話陸陸續續說出口。

疾音把草莓牛奶遞給結帳工讀生，聽見男孩不屑的話語，頓時想起夏茜熙的煩惱。他瞇起眼，黑眸直勾勾盯著黑髮男孩的壯碩背影，眼中閃過一抹白光。本來想透過觀察瞭解這兩人的相處模式，最後仍忍不住使用讀心術了。

唉，別再說了，那女生很煩！外表看起來秀秀氣氣，誰知道個性大剌剌，力氣大得驚人，居然能抱得動二十公斤的東西，一點女孩子該有的氣質都沒有，也不像其他女生那樣會撒嬌，丟臉死了，實在受不了她！

要不是當初覺得她外表不錯，哪會在一起，可沒想到夏茜熙挺纏人的，我都擺出冷淡的表情一直敷衍著，她卻不會看臉色。

交往都一個月，差不多該分手了，高中生活那麼愜意，何必把感情浪費在一個大力女身上！

「離下午的課還有三十分鐘，你有要和女朋友見面嗎？」這時，黑髮男孩的同學問道。

「沒有，不過我和人約了，等等見啦！」黑髮男孩甩甩手，一溜煙的跑了。

怎麼可能又見面啊，中餐時間才見過，何況我早就和社團經理約好在B棟大樓前的花園見面，聊過幾次覺得那女孩不錯，比夏茜熙好多了，至少很有氣質！

B棟花園嗎……疾音單手插著口袋，一手拿著草莓牛奶緩慢地爬上位於四樓的保健室，爬這些階梯對他來說挺輕鬆的，也不用跟學生擠電梯。

這種有女朋友還四處勾搭別的女生的男人真是垃圾！

身為S星球的機械人，他完全想不通為什麼有些地球人看待感情會這麼隨便。

假如夏茜熙看見自己的男朋友和社團經理私會不知道會有什麼表情呢？

疾音站在二樓樓梯間，一個念頭頓時閃過腦海。他沒回保健室，改去夏茜熙的教室，如果她在就要她以拿雨傘的名義去趟B棟，如果她不在就算了。

他到教室時夏茜熙正在看食譜雜誌、吃著麻糬，邊和同學聊天，想必又在思考要做什麼中餐和男朋友一起吃。疾音敲了敲緊閉的窗戶。

「音老師，有什麼事情嗎？」夏茜熙的座位就在窗邊，她抬頭，推開窗戶，這個時間老師來教室做什麼？

一股淡淡的甜香飄過來，疾音一改姿勢，倚靠窗戶，兩手肘放在窗台邊，上半身幾乎探進教室內。

「我剛去棟，結果把雨傘忘在 B-113 教室，妳幫我去拿來好嗎？我現在有事無法抽身。」嘴巴上說著，目光卻專注在她手裡的麻糬，他就猜是草莓的味道，果然沒錯！

「唔，沒問題。」平時老師幫了她那麼多忙，幫忙拿個東西並不麻煩。

夏茜熙又拿了一塊麻糬咬在嘴上，闔上雜誌，正準備起身時，一隻漂亮修長的手晃進視野內，食指與中指夾住她咬著的麻糬，趁著她愣住、鬆開嘴之際，麻糬已被他拿走，眨眼間吞下肚。

袋子內已空，即便疾音想吃也吃不到，只好搶她手上的了。

夏茜熙一臉呆樣，看他滿足地舔舔手指，那、那個她不是咬過的嗎？

「那就麻煩妳囉！」疾音一副沒事般轉身，笑著對她擺擺手，「等會兒直接拿到我辦公室。」

他對藉口讓夏茜熙去 B 棟拿傘的計畫並沒有想太多，夏茜熙是否會看見男朋友和別的女生有親密的互動，他無法肯定，他賭的是一個機率，讓夏茜熙認清事實的機會。

可沒想到她哭得很傷心，看到男朋友和別的女生親密搭肩、摟腰、親臉頰的畫面，連上前罵兩句都沒有，拿著雨傘灰溜溜跑來保健室，拿回便當盒和遞交雨傘後就離開了。

她後來似乎有把這件事情告訴同學，可想而知，同學們的反應就是罵那個男生多爛多糟糕，夏茜熙哭完後怒氣沖沖跑去找男孩，火爆地把他臭罵一頓，兩人正式分手。

令人詫異的是，經過一週時間，夏茜熙便恢復精神奕奕的模樣，彷彿失戀根本不痛不癢，她的同學們卻一致認為她仍難過在心裡，便提出一個遊戲想讓夏茜熙轉移注意力。

「我、喜、歡、你！」

聽見中氣十足的聲音，疾音關上櫃子轉過身，稍稍歪著頭，面帶微笑看著眼前的女孩。視線依序從她緊繃的背脊、低垂的頭、起伏劇烈的胸口、緊握的拳頭掃到緊張到稍微內八的雙腳。

呼呼……寂靜的保健室內只有夏茜熙一人的喘息，聽那急促的呼吸聲，感覺得出她非常緊張。

為什麼那麼安靜？他倒是說說話啊！他現在是不是在看我？吼，她幹麼隨著同學起鬨玩告白遊戲啊！夏茜熙內心不斷想著。

噠、噠、噠……

腳步聲由遠而近，夏茜熙神經繃到極致，慢著，他是不是走過來了？剛這麼想，

一雙黑色皮鞋進入她的視線範圍內，疾音停在她面前。

她向後退了一步，仍覺得太近，宛如機器人頗有節奏的繼續往後退，可是視線範圍內始終都是那雙黑色皮鞋。

這說明著，她後退，他前進。

突然間，黑色皮鞋的主人加快速度，眨眼間便把夏茜熙逼入牆角，單手撐著牆把她困在自己和牆壁之間，疾音身上有股淡淡的草莓味，她知道他平常很喜歡吃甜食，尤其是草莓口味的。

「音老師……那個我說的話，呃……」夏茜熙怯怯地抬頭，與他低垂的黑眸四目相對。

要怎麼說啦！她咬著唇，臉色顯得很害羞、為難。

見狀，疾音的唇角不由牽動幾分。「不是剛失戀嗎？這麼快就有喜歡的人了？」他俯下身，垂首靠近她頸子邊，沒辦法，誰叫他太想笑了，不稍微遮掩就沒有辦法整人。

他知道她在玩什麼遊戲，告白遊戲在學生間流傳有段時間了，是同學之間開玩笑的打賭遊戲，之前也有其他老師被告白過。

「不是啦……不對，是，嗯嗯，有喜歡的人！」夏茜熙忙改口，這個遊戲至少得持續十分鐘，也就是說她要待在辦公室十分鐘才能離開，否則同學會說她不遵守遊戲規則。

疾音見她頻頻看著身後的時鐘，瞭然於心，這個遊戲之前有同學找他玩過，他也知道時間規則。

「如果我也喜歡妳，覺得妳很有趣，我們是否該交流一下呢？」

「蛤？」交流

「有膽子玩，就要有膽子承受接下來的一切……」疾音微微側過臉，道出口的話隨著輕輕的呼吸撲在她的耳窩，有點癢。

「等等等等！我們沒什麼好交流的吧！你喜歡的不是男生嗎？」夏茜熙推開站在身前的疾音，雖然對方是 Gay，但聽到曖昧不明的話還是好害羞。

「哈哈哈！妳們這些女生實在很會胡思亂想，我和言荊以前在校外就認識了，所以感情不錯，我性向很正常。」疾音嘆噓一聲笑了出來，看看也玩得差不多了，用力地彈了她額頭一下。

夏茜熙登時呼痛，兩手摀住額頭，瞪大錯愕的眼看著他。

「別再玩這種幼稚的遊戲了，以為我不知道嗎？」疾音收回手，向後退了幾步，卻依然站在她面前。

他盯著她的服裝儀容，若有似無地嘆口氣，「這段戀情不過短短一個月，妳就那麼喜歡他？也不把自己打理好，好歹遮一下黑眼圈吧。」

沒等夏茜熙答話，疾音替她拉好領帶、拉正衣襟，繼續說：「不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糟糕又邋遢，妳現在才二年級，以後會遇上更好的男人。」

「聽你的口氣，是不是覺得我是笨蛋？因為失戀就變成這副德性。」

笨蛋？他可沒這麼說。疾音轉身走回自己的辦公椅，「與其說是笨蛋，我反倒認

為你會選擇那種男人超級沒眼光。」

夏茜熙跟了上去，「音老師，我沒有很難過，已經整理好心情了。」

疾音聞聲繞過桌子，一把拉住夏茜熙胳膊將她推到放在櫃子上的小鏡子前面，鏡面正巧對著夏茜熙略顯蒼白的憔悴臉龐。

「那妳這張臉怎麼回事？」

夏茜熙心虛的閉口不語，心情是整理好了沒錯，但花了不少時間，這一週的確沒有睡好。

疾音走回自己的位置，拉開抽屜拿了唇蜜出來，再回到她身邊。

「嘴巴微開、臉抬高，看我這邊。」

「幹麼？」夏茜熙剛轉頭，立即被他握住下巴，抬高四十五度角，任由他拿著一條粉色條狀物品在自己唇上描繪。

疾音鬆開手，稍微把她的臉推向鏡子，「看，這樣氣色不就好多了嗎？」

「……老師，那個你哪來的？」一個大男人居然有唇蜜！

「一個朋友的女朋友忘在這裡了，全新的。」每次白淵和何南星來這裡聊天後，何南星總會脫線的把東西忘在這裡，他的抽屜就像是何南星的小型倉庫。

「謝謝，看起來氣色真的好多了呢！」

望著鏡中的自己，夏茜熙朝疾音道謝，沒想到他除了很懂愛情外，還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地方。

帥氣、溫柔，無所不知又很懂戀愛，還和她一樣愛吃草莓，有任何問題來詢問他，都能得到答案，不管是誰都很容易被他吸引。

這時疾音突然接到一通電話，走到角落講，夏茜熙知道他在忙，便靜靜地離開保健室回到教室。

期末考正式結束，直到舉行休業式前都不用再上課，班長去教職員室拿寒假作業回班上發放，剩下的同學則進行大掃除。

大掃除結束後，一些學生嫌無聊開始打撲克牌，越打越激烈，一直持續到廣播傳來至操場集合參加休業式，大夥兒才心不甘情不願收起撲克牌，成群結隊前往操場。

校長、教務主任、教官講完話後，正式宣布寒假開始。

夏茜熙拿出正響著鈴聲的手機，發現是前男友傳簡訊來，約她到教學大樓頂樓，他有話想說。

她不太想去見他，把自己的心情搞糟，可是又很想讓他看看自己即使分手也能過得很好，轉頭想詢問身邊的同學該不該去見一面，卻發現大家都散好快，連個影子都沒看到。

最後，夏茜熙背著書包來到教學大樓的頂樓，這裡距離操場較近，不到十分鐘就抵達。

前男友已經到了，不曉得等了多久。

雙方默不作聲地互相瞪視，誰也沒有先開口，直到夏茜熙覺得浪費時間，幹麼和

前男友在這裡吹風、大眼瞪小眼，率先說話。

她冷淡的說道：「找我做什麼？」

男孩雙手插著口袋，視線掃了她背上圓鼓鼓的書包，眉頭微微擰起，嫌棄表情盡顯，這短暫的眼神與表情馬上被夏茜熙捕捉到。

頭一次，她覺得前男友沒有那麼順眼，雖然是籃球校隊隊員之一，長得也很帥，不過撇去那張好臉皮，他的行為實在很差勁。

「誰准妳到處說我壞話？妳這女生真的很沒品！」

「沒品也不想想是你劈腿，沒劈腿就不會被其他同學說閒話啊！」她冷哼。

說到謠言，確實有這麼一回事，可能是失戀那天她和同學抱怨，同學大嘴巴傳出去的，之後又有人加油添醋，變成好多版本。

但關她什麼事情，若他自己平常行為端正，就不用怕謠言。

男孩臉頰抽了一下，聽她一副「所以呢」的口氣，胸口一股火冒上來。「哼，妳除了沒品之外，吃東西沒吃相、也不會看人臉色，約會只穿白T和布鞋、社團還玩大鼓，力氣大得跟牛一樣，絲毫沒有半點氣質可言，連跟妳說句話都覺得很丟臉！」

夏茜熙臉色一白，抓緊肩上的書包，告訴自己別被他的話影響，對前女友說出這種話的男人一點都不好！

她深呼吸，抬高下巴，用著戲謔的口吻說：「是喔，既然丟臉，那你現在又在跟誰講話？該不會頭殼壞掉了吧？」說著指指腦袋，笑了。

「夏茜熙！」男孩勃然大怒，「妳既然敢散播謠言，我也會散播回去！」

「儘管去，我只能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夏茜熙用著輕鬆的語調，上前一步，接著手腕一轉抓下背上的書包，狠狠朝男孩那張自以為英俊的臉龐砸去。「你給我聽著，從現在開始不要再來煩我，我們已經結束了。哼！」

夏茜熙K完後大步流星離開頂樓，留下前男友憤怒的吼叫聲，身後的門砰地一聲關上，一股沁涼的風滑過階梯，吹得她雙腿直打哆嗦。

壓著險些被風吹起的裙襬，夏茜熙趁男孩沒氣到衝下樓報仇前趕緊離開，她快速跳下階梯。此時，一陣強勁的風吹上小腿，她只覺得身子一歪，頓時失去平衡摔下樓。

尖叫還來不及出口，眼前忽然出現一塊黑如墨的奇怪方形區域，裡面飄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只看見它違背地心引力懸掛在半空中。

下一秒，她整個人跌進黑色空間，視野一片漆黑，身軀彷彿遭受強大的擠壓，一股陰冷滲入四肢，她感到強烈恐懼。旋即，柔軟的身體撞上堅硬地板，令她痛得失去了意識。

第二章 失足跌入外星球

低低的哭泣聲飄過耳畔，一陣一陣，沒有停歇，夏茜熙的意識逐漸回來，耳邊除了抽泣還有沉重的呼吸聲，那是因為害怕、痛苦而大口大口呼吸的聲音，可以從中感覺到壓抑不住的恐懼。

她強迫自己動了動冰涼又有些疼痛的手腳，跌入奇怪的黑色空間時，她以為她會窒息而死或是摔得稀巴爛……

黑色空間夏茜熙猛然睜開雙眼，大片老舊的鐵灰色天花板映入眼簾。

啞答。一滴水從斷裂的外接型管線落到她臉上，夏茜熙肩膀一抖，抬起僵硬的手抹掉水滴，一骨碌坐起來，慢慢爬到人群聚集處。

她跌落的地方是角落，即便有人發現那邊有聲音，也可能以為是天花板掉下來的碎片，不會多加注意。

她揉揉眼睛、輕輕甩動雙手，凝神打量周遭的世界——

這間不算寬敞也不算狹窄的地方看來十分老舊，牆面上的油漆都已斑駁，天花板出現裂縫、漏水、管線老舊失修等諸多問題。

幾顆燈泡一閃一滅，橙黃色的燈光把房間照得清楚，這間房坐著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家微微顫抖，一圈圈的團團圍坐，似乎想藉此安撫自己不安的心，他們身上的衣衫凌亂，不曉得多久沒好好洗過一次澡了。

空氣中瀰漫一股血腥味、汗臭味，也許是人太多的關係，氣味有些糟糕。

夏茜熙沒有任何懷疑，這裡根本是監獄，雖然她不知道這些人犯了什麼錯被關在這裡，但一般犯錯的人不會有瑟縮懼怕的神色，這些人應該是被強迫性關在這裡的。

管他是什麼原因，她必須先瞭解這個地方，趕快離開這裡。

夏茜熙甩下背上的書包，那時候剛結束休業式，書包背在身上就去找前男友，沒想到書包也跟著來了。

那個黑色空間是蟲洞嗎？

她對宇宙原理不太清楚，只知道宇宙存在著連接兩個不同時空的隧道，原理很簡單，把一張紙對摺，拿筆從中間穿過，至於出現的原因……誰知道！

手指迅速打開通訊錄撥號，發現手機沒有訊號，連4G網路都無法連線。

習慣有網路和高科技的存在，現在一失去，她頓時不知道該怎麼辦。

「嘶、啊、呼——」

一群人發出抽氣的聲音，夏茜熙握緊手機，謹慎地左右張望，這是什麼聲音？好像是昆蟲的叫聲，挺響亮的，但沒看到實體，無從分辨聲音從哪裡來。

咕嚕……夏茜熙按著肚子，看了下手機，距離用完中餐已有四個小時，這時間她應該在家裡吃零食看電視了。

她拿出洋芋片用力撕開，幸好書包裡面有塞零食，能暫時應急。

撕袋的聲音不大，但對寂靜的監獄來說很明顯。這一瞬間，離她比較近的橘髮少年轉過頭來看著她，瞧了瞧臉、又瞧了瞧那包奇怪的餅乾，露出困惑又渴望的表情。

同為監獄中的一員，夏茜熙心腸沒那麼壞，遞出洋芋片，「呃，一起吃吧。」

「這能吃嗎？好畸形！」少年探頭一瞧，嫌棄地退回原位。

夏茜熙手僵在半空中，死小孩，居然敢給她挑食！洋芋片沒看過嗎？那可是最好吃的東西耶！

「閉嘴，臭小子，有東西吃就不錯了。」一顆拳頭砰地一聲落在少年頭上。坐在橘髮少年身邊的男子也一頭橘髮，下巴蓄著落腮鬍，五官和少年有幾分相似，想必是父子。

「沒關係，大叔你要來一點嗎？」夏茜熙皮笑肉不笑的收回，意思意思詢問少年的父親。

「謝謝。」成熟明事理的大叔知道這時候填飽肚子比較重要。

夏茜熙見他捏著洋芋片，明顯的吞嚥口口水，似乎在鼓起勇氣咬下去，覺得很好笑。

就是一片洋芋片啊，又沒下毒，這兩人反應好奇怪！

慢著，這些人……夏茜熙睜眼再次打量監獄中的人們，雖然長得和人類一樣，但假如黑色空間是蟲洞的話，那她絕對是來到其他世界了。

「請問這裡是哪裡？」

大叔用一臉狐疑的表情看著她，都被抓來這裡了，怎麼還有人不知道這是哪？

夏茜熙的表情有點尷尬，總不能說她是中途加入的吧？「我路上都在昏迷，醒來後發現自己在這裡，但身體有點不舒服，所以一直閉眼休息。」

大叔聽了她的話後沒有覺得意外，畢竟昏迷的人不在少數。他抓了一片洋芋片吃，發出卡滋卡滋的聲音。

「編號 Moon-11 的星球，是白骷髏星盜的第一基地，我是在 S-005 殖民地開採礦物時被襲擊的，礦坑被星盜炸毀，很多弟兄們都死在礦坑隧道內，我千鈞一髮把兒子帶在身邊，沒被活埋，妳呢？」

「……咦？」夏茜熙沒料到大叔會反問自己，頓時支吾其詞，「我、我不太清楚了，那時候我正在和朋友聊天，突然就被襲擊了。」被黑色空間襲擊。

大叔憤恨地咬一口洋芋片，「白骷髏越來越大膽了，連別的殖民地居民也敢綁架，半年前藍骷髏剛被星盟滅掉，沒想到又出現一個惡名昭彰的白骷髏！」看她的穿著，應該是其他殖民地的私人學校，不是星盟經營的國際學校校服。

他只是 S-005 殖民地礦坑的一名工人，其他殖民地穿哪種校服他不知道，自然認為她也是 S 星球的人。

「不過，為什麼白骷髏要綁架我們？我們只是普通人啊！」大叔是普通礦工，而她是從別的星球來的。

「妳還沒醒來前，已經有人來這裡把一些人帶走了，帶去哪我不知道，只有女性有被放回來過，男性全部消失。」大叔臉色暗了幾分，「被帶來這裡前，我有聽說白骷髏是要拿我們這些人質當實驗品。」

「實驗品」該不會是所謂的白老鼠吧？夏茜熙越聽越覺得誇張，她還沒將編號 Moon-11 星球的資訊消化呢，她記得太陽系內根本沒有這顆星球。

怎麼辦，這裡究竟離地球多遠啊？

「嘶、啊、呼—」

驀地，稍早出現的奇怪昆蟲叫聲再次響起，所有人膽顫心驚的左右張望，大叔拉住少年往身邊扯，緊緊的攬在身邊。

「兒子過來！」

「這到底是什麼聲音？」夏茜熙喃喃自語，沒想到大叔給出了回應。

「拉基米爾蟲族的叫聲，這陣子時常騷擾殖民星球，很難纏，他們的唾液對我們的零件會造成傷害，我不知道白骷髏為什麼要抓蟲族來研究，該不會想把我們拿去餵給關在這裡的蟲族吧！」

一時之間，夏茜熙覺得大叔的話好像哪裡怪怪的，但也沒有頭緒。仔細整理獲得的資訊，她大致明白現在的處境了，這顆星球是白骷髏的殖民星球，這群人和蟲族是白骷髏的實驗白老鼠。

「你們不逃嗎？很難逃走？」

感覺只要多人合作就能逃出去，但是這些人沒有半點動作，蜷縮身軀靜靜地挨著牆壁。

「我們沒什麼力氣，被抓來時就施打了藥劑，渾身無力跑不久的，而且不瞭解基地內部構造，逃出去很容易迷路。」

說的也是，在不瞭解周遭環境的情況下，想逃出去根本是浪費時間。

夏茜熙見少年臉色蒼白，雙手按著肚子，眼巴巴盯著那包洋芋片，明明肚子很餓卻不願意吃，真是個怪人！

她從口袋裡拿出一條黑嘉麗軟糖扔給少年，「多少吃一點吧，萬一能逃跑，總不能拖累你爸。」

少年抿著嘴唇，抬頭看了她一眼，把軟糖拋進嘴裡，夏茜熙看不出來少年究竟是不好意思在瞪人，還是真的很討厭她。

前方忽然響起群眾的驚呼聲，監獄解鎖的聲音隨之傳來，一群人紛紛往兩邊牆面貼去，自動自發讓出一條容一人通過的小路。

監獄外站著三名穿著白袍的男子，兩名手中拿著黑槍，另外一名男子則拿著鑰匙打開女人手腕上的手銬，毫不憐香惜玉的把女人推進監獄裡。

接著兩把槍口同時向著監獄裡的每個人，只見拿著鑰匙、疑似帶頭的男人走進監獄，單手在空中輕輕一揮，一片透明且清晰的虛擬電子面板顯現出來。

他在螢幕上點選幾個按鈕，抬起頭搜索監獄裡的人質，目光一動也不動地停留在左側牆邊的一名少女身上。

手一揮，螢幕的光芒倏地消失，男子邁開步伐朝少女走來，用力地掐住她纖細的手臂拉起，像拖垃圾袋般拖著少女往外走。

「啊！不要抓我！不要一救我、拜託救我啊！」沿路上，少女能抓的都盡量抓，不少人的手都被她抓過，可是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

因為大家都知道自身的體力不足以反抗，但每個人的表情及眼神都流露出恨意，拚命的忍耐不甘。

越是不甘心，越要沉著，直到有機會整垮敵人。

夏茜熙從眾人的眼中讀出這股濃烈的情緒，被深深震撼著。她躲在角落，幸好被關押的人很多，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質被抓去做實驗，這些男子並沒有發現監獄內多了一人。

男人三兩下就把監獄的門重新上鎖，拖著哭泣尖叫不停的少女離開地道，沒有人知道接下來少女會發生什麼事情，是否能像這個金髮女人一樣平安回來。

地道安靜下來，監獄內少部分的人開始竊竊私語，在寂靜的環境內，七嘴八舌的討論聲很明顯。

「……這女人怎麼換了套衣服？」

「啊，她脖子上有痕跡，該不會她……」

「果然是爛貨，出賣身體！」

金髮女人慢慢經過他們，她的臉色在聽見這些話時慘白了幾分。

夏茜熙發現她正在隱忍，盡力裝出無所謂的態度。

「哼，瞧瞧你們，有資格說我嗎？至少我踏出去了，不用被關在這裡當實驗品，而是成為首領身邊的人，呵呵！」她陰惻惻的笑了，長腿輕輕往左邊，朝說出「出賣身體」這句話的女人踹過去。

「呀啊！」被踹的女人扶住身邊的人，挺直背脊反嗆回去，「被人上了還這麼驕傲，真是有病！」

女人揚起下巴，撥了一下金髮，輕蔑地說：「不，我沒有病，有病的是你們，如果不是首領，我現在還在實驗室裡痛苦著！這方面我很感謝他，不管付出多少代價，只要能離開這裡，我都願意做。」

夏茜熙冷不丁的打了個寒顫，看著金髮女人的側臉心裡感慨，她也覺得那位被踹的女人說的沒錯，為何要對犯罪者表達感謝的心情？根本扭曲了事實。

「聽清楚，你們若說首領的壞話，我絕對會告訴他，你們等著啊，看不起我的，絕對會給你們苦頭吃！」金髮女人宣示般的說道：「如果也有願意追隨首領大人的，歡迎來跟我說。」

「瘋子只要有一個就夠了。」橘髮少年冷冷地說。

夏茜熙幽幽嘆口氣，她不想管那女人的心態如何，她現在只想要離開這裡。

有什麼方法呢？

聽見身邊傳來窸窣的聲音，夏茜熙困惑地轉頭一看，金髮女人居然走到她附近坐下來，她趕緊撇過眼，就怕對上眼，金髮女人會發覺自己意圖逃跑。

要趕快想辦法逃出去，她不想在這裡等死！

「大叔，來這裡時你有昏過去嗎？」

大叔看了金髮女人一眼後，小聲說道：「沒有，妳問這個做什麼？」

「想知道基地多大而已。」夏茜熙不敢說她在思考如何逃出去，免得被金髮女人告狀。

首領大人就是白骷髏組織的首領吧？

夏茜熙張嘴拋進一顆軟糖，話說剛才開鎖的那個男人在空氣中變出虛擬面板，難道這星球的科技很進步？以地球現在的技術來說，透明虛擬面板還沒有問世。

如果這裡的科技比地球優良，代表白骷髏的實力挺強的。

「剛才那男人使用的虛擬面板，代表這裡有儀器連接嗎？」

「原則上是有，但權限都被白骷髏限制了。」大叔邊說著，看著夏茜熙拿出一台

小機子按了按。

那種設備一定有網路，加減試試看！

大叔和少年目瞪口呆地看著她拚命在機子上快速按著，臉上頻頻露出失望的表情，煩躁地抓亂一頭茶色髮絲，他們想開口詢問她在幹麼，卻又不知道從何問起。嘗試幾分鐘，依然沒有結果，她不由失望地垂下肩膀，沒關係，一定還有方法！

「喂，那是什麼？」

「嚇！」夏茜熙被突然出現在身後的金髮女人嚇一跳，轉頭一看，以為女人在問手機，卻發現她是盯著放在地上還沒吃完的洋芋片。

她快速把手機塞到口袋內，拎起洋芋片給女人，「要吃嗎？」

即使覺得金髮女人不能信任，但她知道不能在這個時候惹毛這女人，也不能讓她知道自己有逃跑的念頭，否則一狀告到首領那邊還得了。

金髮女人露出和少年一模一樣嫌棄的表情，但沒有像少年那樣甩頭不吃，反而整包拿走，五指抓了一大把放入嘴巴。

「妳幾歲啦？還穿著制服。」

「十七歲。」夏茜熙對女人相當警戒，誰知道她內心在打算什麼，除了回答之外，不會再說更多。

金髮女人滿意的嗯了聲。

夏茜熙頭皮發麻，嗯是什麼意思？

「小妹妹，別跟有病的人講話，小心點，當心她陷害妳。」另一邊有人開口說話，夏茜熙凝眸望去，正是方才被踹的黑髮女人。

「陷害？」金髮女人唇邊勾起一抹笑意，扯開嗓子大聲說：「害怕嗎？我告訴你們，想離開這裡，就多學學我吧！」

金髮女人笑了笑，目光轉向夏茜熙，指甲緩慢地滑過她的臉頰，「年輕貌美……這樣優良的外貌比我還好呢，下次我會『幫助』妳離開的。」

夏茜熙瞪大雙眼，驚嚇的打掉金髮女人的手，「不不不需要！」聰明人只要一聽「幫助」那兩個字，就知道那絕對不是能讓人平安離開的幫助。

「喂！放尊重一點，我們不需要妳的幫助。」大叔環住夏茜熙的肩膀，往身邊一帶。

「滾一邊去！不要打擾我們！」少年也忍不住開口。

黑髮女人冷冷地笑道：「聽不懂話嗎？叫妳滾啦！」

「砰！」

突然，不知道從哪裡傳來爆炸聲，整座基地劇烈的震動，所有人的身軀都晃動了一下，能貼牆壁的拚命貼牆壁，不能貼牆壁的則貼在別人身上。

安靜一段時間的蟲族似乎因為這場爆炸紛紛甦醒，發出刺耳難聽的鳴叫聲，尤其在密閉的地道內顯得更加刺耳。

每個人都用手摀住耳朵，因為劇烈的搖晃，天花板的裂縫更嚴重了，一根原本就快要斷掉的水管被震斷，鋒利的口子垂直向下掃過幾人的雙腿，剎那間慘叫聲四起。

夏茜熙怔怔地望著被管子缺口掃過雙腿的人，皮肉外翻，血液就像噴泉般瘋狂湧出，可是猙獰的紅色組織中，隱隱可見一片片、一條條的銀色鋼鐵物體。

那是什麼？

還沒猜出那片銀色物體是啥，空蕩蕩的地道傳來急促的腳步聲，許多陌生人的聲音交錯響起，還有槍械開火的聲音。

「撤退，星盟來襲，快去實驗室看藥劑是否安全！」

「人質呢？」

「沒空管人質了！最重要的是真品藥劑！」

監獄內的所有人質臉色蒼白，不少人衝上前，握住欄杆大聲地叫喊，「快來救我們，這裡有人啊！快來幫幫忙！」

緊接著，爆炸聲自西南方響起，基地又是一陣劇烈搖晃。夏茜熙抓緊身旁的大叔，另一手則拉緊少年，好穩住身子。

這時，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現，手上兩把長槍咻咻開了兩槍，外加一腳便把穿著白袍的敵人解決。

男人有一頭漂亮的銀色短髮，穿著墨綠色軍裝，此時他背對著監獄，大喊，「找到人質，第一分隊協助人質離開基地！」

夏茜熙懵了，剛才分明沒看到銀髮男，怎麼一眨眼就出現了？她一定是太緊張眼花了，嗯，就是這樣。

銀髮男人說完話後再度消失，夏茜熙已經不想把時間浪費在思考他是如何出現又是如何消失的。

此時至少有十二人來到夏茜熙所在的監獄門口外，每個人都穿著和方才銀髮男人一樣的墨綠色軍服，顯然是同一個隊伍。

他們拿出儀器開始解鎖，不管裡面的人質多麼驚慌失措，高喊著快一點，依然照著平穩的步調進行。

第一分隊的小隊長趁著夥伴在解鎖的過程，揚聲對監獄內的人質喊道：「不要慌張，星盟會將你們救出去的，走出這道門後，務必緊緊跟著我們，若有脫隊的，恕我們不會返回救人，聽清楚沒！」

不到三分鐘，大鎖已被拆除，人質們也冷靜下來，雖然還有推擠的動作，但不像剛剛那麼嚴重，大家都聽清楚小隊長講的話—唯有良好的遵守規則，才有機會順利離開實驗基地。

夏茜熙深呼吸，想辦法讓自己冷靜，她沒有想到居然有救援部隊來拯救人質。

只是現在禍不單行，外面的爆炸不知道是誰引起的，裡面又有蟲族和白骷髏，雖然有什麼星盟協助，但一大群人質能不能順利平安離開仍是大問題……

「走！」大叔一手推著夏茜熙，一手牽著少年跟在眾人後面。

從監獄出來後，地道走廊非常長，走在隊伍最後面的夏茜熙頻頻左右張望，和她一樣走在後面的有大叔和他的兒子，以及金髮女人。

她發現地道的兩側都是一間接著一間的監獄，有些監獄沒有關人，裡面空蕩蕩的。她悄悄打開手機一看，距離離開那間牢房後，已經過了二十分鐘。

一陣爆炸聲傳來，燈光一閃，眼前倏地變得一片漆黑。與此同時，隊伍開始尖叫混亂，若不是領頭的小隊長要眾人冷靜，這些人搞不好會把蟲族或白骷髏引來。在小隊長的安撫下，眾人再次冷靜下來，第一分隊的人把幾個智能手環分給後面的人，大家拚命的搶，在隊伍最後面的夏茜熙完全搶不到，但對她來說沒差，她有手機的手電筒。

雖然很黑，只要緊緊抓著前面的人，路照樣能走。

地道兩側，偏於中下方的長型黃燈倏地亮起，是基地原本就有的緊急照明。

一群人來到第一個分岔點，頭頂上方的天花板分裂成兩半，一條一條的電線筆直垂落，在空中輕微搖晃，而地面情況更糟，大量暗紅色混著褐綠色的血跡流淌一地，一塊塊的網格狀鐵片被撕成兩半散落四處，有些鐵片呈不規則的弧度下凹，顯然是被超出想像的龐大力量擊中才會變成這樣。

隊伍謹慎地轉彎，繼續往前走。夏茜熙經過交叉路口時，心中不由感到恐懼，這裡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大叔先跳了過去，夏茜熙用抱火箭筒的姿勢抱起少年，讓大叔能順利接過兒子。夏茜熙把手放在大叔的手上，忽然間，基地又一陣搖晃，脆弱不堪的網格鐵片發出喀喀喀的聲音，她感覺到腳下踩的地方正緩慢地傾斜。

夏茜熙卯足力氣，用力抓住大叔的手，想飛躍到對面。

不料，金髮女人卻搶先一步，雙手按在她的背上，兩條腿蹬到對面，速度快得讓人反應不過來。

「喂，妳這女人！」夏茜熙傻眼了，怎麼會有這種人，居然把別人的背當作跳板！

「抓緊我！」大叔狠狠瞪了金髮女人一眼，對方卻一臉「看什麼看的表情」。

夏茜熙覺得很溫暖，她和大叔等人沒有認識很久，只說過幾句話而已，充其量仍是陌生人，但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依然互相協助扶持。

低頭看了看下面的景色，底下有些暗，不知道有什麼，應該是基地的下一層，夏茜熙心裡估量距離，確定可以試試看。

「大叔，放手吧，我不會有事情的，距離不高。」

「父親，不能鬆手！」少年緊張地伸出手，握住夏茜熙，「快，用力爬上來！」

夏茜熙覺得很感動，小鬼頭先前還不太喜歡她呢，危機來臨時卻還是會拉她一把。腳下的鐵網格發出嘰嘰的聲音，斷裂的鐵片因為傾斜的關係輕輕地劃過她的手臂，瞬間滲出血液，再這麼下去，最糟糕的情況是所有人一起摔下去。

「大叔，你們快跟上隊伍，我會跟你們會合的！」夏茜熙因為手臂的傷痛得放開兩人的手。

金髮女人後退，想遠離傾斜的鐵片，卻沒想到她腳下踩的那片更脆弱，連反應都來不及就垂直摔到下層。

「啊啊啊啊啊！」

只聞下面傳來撲通一聲，夏茜熙沒空管金髮女人的死活，咬緊牙關抓住晃動的電線，腳尖蹬上凸出來的鐵架子，慢慢拉著電線，靈活落地。

她在書包裡尋找有沒有能包紮的東西，只有一罐曼秀雷敦，她暫時把藥抹在被割

傷的手臂。

「喂，妳還好嗎？」看著躺在一旁的金髮女人，她問道。

「痛……」

「活該，誰叫妳要把我當跳板。」夏茜熙小聲地嘀咕，拎起書包朝金髮女人所在的方向走過去。「沒事就起來，我們快找地方上去，追上他們的步伐。」

「妳看我有沒有事，痛死了！」金髮女人很不爽夏茜熙一直催促，美麗的臉龐皺成一團。

「既然有力氣說話代表死不了，會痛是好的。」夏茜熙事不關己的吐槽，翻了個大白眼，「害怕的話去找妳的首領大人呀，他的女人在這邊瑟瑟發抖，他恐怕已經溜了吧。」

不再理會金髮女人，夏茜熙率先往前走，這層樓和他們原本走的那層樓規格架構都一模一樣，如果順著這條路往前走，有機會遇到小分隊。

而且……夏茜熙蹲下身，右手輕觸地面，又起身走往另外一頭，最後再走回原來的地點，能感受到一股涼風夾帶著雨水吹拂而來。

外面在下雨嗎？

金髮女人爬起身，美麗的裙裝因為在地上打滾一圈而變得髒兮兮的。

夏茜熙看了她一眼，率先邁開步伐往前走。

唉，原本一群人一起逃離基地，可以壯膽又很安全，現在只剩下兩個人，且都是女性，其中一個還有陷害別人的前科，什麼時候會被對方從背後捅一刀都無法預料。

但是不管怎樣，她一定要努力離開這裡！

夏茜熙一邊謹慎地往前走，觀察四周，同時分心注意走在斜後方的金髮女人的一舉一動。

長得沒有盡頭，也沒有分岔路的走廊吹來一陣清爽的風，夏茜熙覺得離出口越來越近了，不由加快腳步。

然而，當她走到底卻傻住了。前方是一座巨大的電門，上面刻著紅色的字母，這座電門很厚，無法用武器打穿。

她試著按下右邊的按鈕，一點反應也沒有，稍早有停電過，現在用的應該是備用電力，而顯然備用電力沒有供應給電門。

身後突然傳來凶猛蟲族的瘋狂嘶吼聲，金髮女人迅速貼近夏茜熙，一股濃烈的香水味撲鼻而來。

夏茜熙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只有一隻開著手電筒功能的手機，口袋內有一把美工刀，書包內則有折傘、書本、字典、鉛筆盒等物品。

糟糕，這條路是死路，如果遇上蟲族就慘了！

她抬頭望了望天花板，發現天花板上有一塊同色系的隱藏門。她走到牆邊的扶把，俐落地跨上去，兩手抓住每隔五十公分架設的垂直鐵架子，兩腳呈交叉狀夾住連接到天花板的鐵竿，伸長手用力敲開隱藏門。

夏茜熙把手機的手電筒功能打開，往裡面照了照，確定人能爬進去。

金髮女人目瞪口呆地看著夏茜熙不到三分鐘就爬上去的舉動。「喂，妳幹麼？」

「找路走啊！妳要在這裡等親愛的首領大人來我也無所謂。」

金髮女人暗嘆一聲，「拉我上去！」

夏茜熙嘆口氣，這時候也不想計較有沒有禮貌的問題。她爬下去貼著牆面，一步一步地把金髮女人送上上面的通風口。

裡面的通風口可以容納兩個人並排爬行，但金髮女人始終都跟在夏茜熙身後，畢竟誰也不知道前面有什麼，若前方遇到危險，她還有機會逃跑；若後面有蟲族追來，只要快速超越前面的人就可以了。

夏茜熙發現通風口有呈現上坡的趨勢，決定先往上爬，至少她跌下來的時候是在上面那層。

「呀啊！」

爬到一半，身後傳來金髮女人的尖叫聲，夏茜熙回頭下意識想抓住金髮女人，卻發現她人不見了。

夏茜熙發現金髮女人消失的地方有個洞口，下面一片漆黑，不知道有什麼。

「喂，妳在嗎？哈囉」她嘗試喊了幾聲，沒有得到金髮女人的回應。

想了想，夏茜熙決定繼續往前走，不想耽擱在這，畢竟她不夠強悍，又是個平凡的地球人，萬一遇上蟲族或白骷髏該怎麼辦？她沒有能力保全自己的性命。

「砰砰砰！」

忽然間，槍聲大作，夏茜熙登時停下，緊張地左右張望，確定沒有危險才又往前。等夏茜熙覺得自己似乎爬到最上層了，於是推開身下的隱形門，探出一顆頭打量地道的動靜。

地道走廊靜悄悄的，沒有蟲族的鳴叫聲，她有點擔心自己離分隊會越來越遠。

夏茜熙甩了甩頭，告訴自己要堅強振作，這時候躲在通風口哭泣，或等人來救是很懦弱的行為。

夏茜熙俐落地跳下通風口，靜靜地走著，側耳傾聽附近的動靜。周圍沒有人，整個地下空蕩蕩的只有她一個人，還有微弱的滴答聲。

是雨聲嗎？如果是就好了！

夏茜熙拔腿疾步行走，同時放輕腳步聲，她可不想引來蟲族和白骷髏。

順著水滴的聲音，她抵達聲音的源頭。只見天花板的鐵片不曉得被什麼外力撕裂，上頭的水匯聚成一條細細的水流滴滴答答落在地上，似乎流了一段時間，水質混著一抹暗紅色，沒有盡頭的弧形地道就像一條小河。

夏茜熙無法忍受濃郁的血腥味，她一步一步地朝牆邊角落退去，腳下不知道踩到了什麼，險些被絆倒。

她倏然轉頭，頓時嚇得踉蹌退到對面牆壁，愣愣地看著眼前的階梯上躺著好幾具屍體，每一具屍體都滿身是血，她閉上眼甩頭，走上前。

走近那些屍體附近時，一股明顯的噁心腥臭味飄來，夏茜熙忍住乾嘔，一隻腳慢慢地伸到那個穿白衣的男人肩膀，將他輕輕地推開，否則階梯被屍體佔據，她要如何向前？

那具屍體變成四仰八叉的形狀，夏茜熙快速跨過，不敢看胸腔已經被掏空的屍體。

「呀啊！」突然有人抓住了她毫無防備的腳踝，夏茜熙大叫了聲，背脊貼著牆面，滿目驚恐的瞪著握住她腳的那隻血淋淋的手。

「幫、幫我交給、給星盟，手環內有……」女人虛弱的說著，尚未說完便斷了氣。夏茜熙看著女人手裡緊握的黑色手環，深呼吸幾下，彎腰將連同折疊好的紙張一併拿起。

手環外側用彩色橡皮筋編織而成，內側是紅色，機身用防水的材質做成，表面有LED燈顯示時間，可以當作手錶來使用，不過這張紙是什麼？

夏茜熙看了好一會兒，看不懂上面深奧的英文單字，只看得出上頭條列出疑似比例的東西。

她將紙張重新摺好塞入口袋，手環剛好有時間顯示和手電筒功能，索性戴上手腕暫時使用。

小心翼翼爬上扭曲的鐵製階梯，階梯的上方有一道黃黑條紋交錯的門，更上面是片被水浸濕的牌子：資訊室。

「嘶、嘶、嘶！」

由遠而近的蟲叫聲急速而來，夏茜熙頓時慌了，現在往走廊跑很危險，往前跑進資訊室也不確定能不能保障安全，如果蟲子闖進來……

不管啦！夏茜熙卯足全力往樓上跑，空無一人的地道響起蟲子步行滑動的沙沙聲，嘶嘶的叫聲與她加快的心跳幾乎成同個頻率。

她轉動資訊室門把，裡面卻被反鎖了，眼看蟲子離她越來越近，夏茜熙左右張望，卻沒有發現能藏人的地方。

「怎麼辦……唔！」正焦急時，門突然開了，一隻手從後面伸到眼前，摑住她的嘴巴，使力把她往後一拉。

夏茜熙向後跌入對方的懷裡，瞪大眼睛，室內漆黑一片，關門的聲音很小聲，這中間對方都沒有鬆手，為的就是不讓她喊出聲。

她既害怕又緊張的掐住摑住自己嘴巴的手腕，意識到對方是個成年男性，女性的骨架沒有那麼粗。

「噓。」

蟲族步足的聲音緩緩滑過地面，嘶嘶的叫聲就像在呼喚族人，一緩一快的足音逐漸增大，最後慢慢變得小聲。

夏茜熙滿頭大汗，全身抖個不停，也覺得對身後的人很不好意思，彼此靠那麼近，他鐵定聞到她的汗味了。

時間分分秒秒流逝，幸好蟲子沒有爬上資訊室查探，資訊室內的兩人終於鬆口氣。

男人鬆開夏茜熙，轉身按下牆面上某個按鈕，天花板一盞微弱的白燈亮起。

「謝謝……咦？」夏茜熙轉身一見背後的男人，不由瞪大眼睛。「音老師」

疾音同樣驚訝，原本紅色的瞳孔瞬間染黑，「夏茜熙？」

從她爬上樓時他就知道外面有人了，再加上聽見蟲族的聲音，他想都沒想就先把人抓進來。

「音老師，能在這邊看到你好開心！你也是跌入一個黑色空間來到這裡的吧，我們快一起離開這個鬼地方！」夏茜熙高興地抱住疾音，能在異鄉看到熟悉的人真好！

疾音先是愣了半秒，然後笑著安撫夏茜熙，他知道她剛才很害怕，否則不會顫抖得那麼厲害。

黑色空間……疾音皺起眉頭，該不會是異空間吧，怎麼那麼湊巧？

「我們先離開吧，跟著我走。」疾音推開她，走到房間右邊一扇小型的電門前，這座基地全部的門都採用電磁操控，因此只要解決電磁鎖，門很容易就能打開。夏茜熙發現他的裝扮和在學校完全不同，平時他都穿著白袍，給人一種溫柔清新的感覺。而此刻的他穿著深藍色立領大衣，裡面是件開了三顆釦子、露出鎖骨的白色襯衫，下半身是件天空藍的褲子，雙腳穿著方便行走的黑色短靴，溫柔的感覺依然有，但多了幾分嚴肅正經，身上也帶著些許血腥味。

疾音拿出一台小機器，把兩條電線接在電門旁邊的機子上。

今天休業式結束後，他接到星盟來電，要求他、言荊、白淵立刻返回協助 Moon-11 殖民地星球的救援任務。

基本上他們現在負責地球的交流組織業務，若沒有緊急或嚴重的事情，沒有必要出任務。但星盟考慮到他們先前有抓藍骷髏星盜的經驗，且他原本在星盟就是負責控管母腦的資料庫，研究星盜有一段時間，於是成為星盟要他們回來支援的原因。

星盜雖然有很多不同的派系，但各自獨立運作，此次白骷髏的作為和藍骷髏並沒有關聯，純粹是白骷髏的個別行動。

這趟臨時行動星盟將三人各自分配任務，進行快速救援工作，白淵負責攻擊白骷髏的主監獄；言荊引導人質疏散和擊退闖出監牢的蟲族；疾音則奉星盟的命令深入基地尋找誘變劑的真品藥劑和比例配方。

然而事情進展的並不順利，白骷髏到星球殖民地抓了許多人質進行人體藥物實驗的誘變劑的真品藥劑和比例配方不知去向，負責潛入的間諜則在蟲族的暴動中失蹤。

星盟利用爆炸製造混亂，大批隊員闖進基地進行掃蕩，白骷髏為了不讓星盟順利救出人質，故意把關壓蟲族的監獄打開，造成現在的亂象。

電門緩緩打開，疾音率先走進去打開牆面的燈，拱型牆面的黃燈一盞一盞亮起。電門之後是一條向上延伸的階梯，夏茜熙緊跟在疾音身後。

她有很多疑問，為什麼疾音知道要如何打開電門？基地究竟發生什麼事情？爆炸是誰引起的？白骷髏星盜做人體實驗是想研究什麼？蟲族是何種外星生物？星盟是什麼組織？為什麼要對付白骷髏？還有這顆星球距離地球多遠？

基地仍在運作，少部分的區域依然完整，備用電力供應基地空調的運作，還有少部分重要的區域，譬如地下三層的實驗室、地上二層的控制室，以及地上一層的資訊室。

疾音率先跳下落差極大的斜坡階梯，轉身向她伸出手時，只見她已自個兒跳下

來，用很狐疑的表情看著自己。

疾音笑了一下，一般以這個高度，女孩子很難自己跳下來，還能穩穩地站著。

突然，一扇虛擬電子視窗從疾音的眼前跳了出來，畫面中的銀髮男子背後是一扇寫著字母的巨大電門。

「疾音，你在哪裡？」

「資訊室通往電門下的密道。」他小聲地說，定位系統告訴自己，目前在距離集合地點電門有八百公尺的距離。

「人質已獲救，少了幾個人，但時間上不允許我們繼續找，落單的人恐怕凶多吉少，白骷髏撤退得差不多了，現在基地裡面被蟲族佔領。」

「白淵，時間一到，你們先離開星球。」

「嘶、嘶……」

「小心。」夏茜熙一聽見蟲子的聲音，立即抓住正要跨出去的疾音。

她回頭看了眼疾音，食指放在唇上示意小聲，她有聽見他在和人講話，可是沒看到手機等相關通訊設備。是藍芽嗎？

被夏茜熙這麼一拉，視窗不經意捕捉到夏茜熙的身影，白淵睜起眼，「嗯，你盡快追上。你旁邊是誰？」

「校的學生，意外穿過異空間來到這裡。」

白淵低應一聲，「嗯，總之小心。」說完，切斷訊號。